

內政部註冊號：京房四九八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後漢通俗演義

附三國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二冊

(6)

第二十六回 辨冤獄寒朗力諫 送友喪范式全交

却說廣陵王荆自奉詔還國後，仍然懷着異圖。應二十四回。

暗中引入術士，屢與謀議，且日望西羌有變，可借防

邊爲名，稱兵構亂。事爲明帝所聞，特將他徙封荆地，荆越加悲恨。至年已三十，復召相工入語道：「我貌類先帝，先

帝三十得天下，我今亦三十歲，可起兵否？」相工支吾對付，一經趨出，便向地方官報明。地方官當即奏聞，朝廷遣

使責問，荆因逆謀發覺，不免驚惶，自繫獄中。明帝尚不忍加罪，仍令衣租食稅，惟不得管屬臣吏，另命國相中尉代

理國事，慎加約束。荆猶不肯改過，潛令巫祝祈禱，爲禳解計。國相中尉只恐自己坐罪，詳報上去。廷臣即勅他詛咒，

請加誅，詔尚未下，荆已自殺。瞻小如此，何必主謀。明帝因荆爲母弟，格外憐恕，仍賜諡爲思王。嗣且封荆子元壽爲

廣陵侯，食荆故國六縣，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。荆死逾年，東平王蒼入朝，時在永平十一年，寓居月餘，辭行歸國。明

帝送至都門，方纔與別，及還宮後，復懷思不置，特親書詔命，遣使賫給東平太傅，詔曰：

「辭別之後，獨坐不樂，因就車歸，伏軾而吟，瞻望永懷，實勞我心。誦及采菽，以增歎息。采菽見詩經，係天子宮諸侯詩。

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，王言爲善最樂，其言甚大，啓予多矣。今送列侯印十九枚，諸王子年五歲以上，皆

趨拜者，皆令帶之，王其毋辭。」

原來先武帝十一子，惟臨淮公衡未及王封，已經薨逝，尚有兄弟十人，除明帝得嗣統外，要算東海王彊及東

平王蒼最爲循良。彊逾壯即歿，事見前文。蒼却持躬勤慎，議政周詳，比東海王更有才智，所以保全名位，備荷光榮。

美人所生，許氏無寵，故英雖得沐王封，國最貧小。明帝嗣昨，繫念親親，却也屢給賞賜，并封英舅子

許昌爲舒城侯。偏英心懷非望，居然有覬覦神器的隱情。前次訪求佛法，並不是有心清淨，實欲仗那佛氏靈光，呵

護己身，嗣是私刻圖印，妄造靈符。到了永平十三年間，忽有男子燕廣，詣闕告變，彈劾楚王英，說他與漁陽人王平、顏忠等，造作圖書，謀爲不軌等語。明帝得書，發交有司覆查。有司派員查明，當即覆奏上去，略稱楚王英招集姦猾，捏造圖讖，擅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，大逆不道，應處死刑。明帝但奪英王爵，徙英至丹陽溧縣，尙賜湯沐邑五百戶。又遣大鴻臚持節護送，使樂人奴婢妓士鼓吹隨行。英仍得駕坐輜輶，帶領衛士，如有游畋等情，准衛兵持弓挾矢，縱令自娛。子女既受封侯，主悉循舊章。楚太后許氏，不必交還璽綬，仍然留居楚宮。時司徒范滂已歿，調太尉虞延爲司徒，復起趙熹行太尉事。楚王謀洩，先有人告知虞延，因藩戚至親，未便舉發。延捱了好幾日，卽由燕廣上告，惹動帝怒。且聞虞延攔住不奏，傳詔切責。延懼罪自盡。又耗死了一個楚王英。至丹陽得知延不爲奏明，尙且遭譴，自己恐再攪奇禍，索性也自殺了。事聞闕下有詔，用侯禮葬祭，賻贈如儀，封燕廣爲折姦侯。一面且窮治楚獄，歷久不解。自京師親戚及郡國吏士輟轉牽連，嫌重處死，嫌輕譴徙，差不多有千人。尙有數千人被繫淹滯獄中。何必如此大獄？先是光武帝舅樊宏曾受封壽張侯。光武帝母爲樊女，見前文。宏子儵承襲父爵，累世行善，戒滿守謙。明帝因東平王蒼親而且賢，特將壽張縣移益東平，改封儵爲燕侯。儵弟鮪嘗求楚王英女爲子婦，儵從旁勸阻道：「前在建武年間，我家並受榮寵，一門五侯。樊宏兄弟，並得封侯。當時只教一語進諫，便是子得尙主，女得配王，不過天道忌盈，貴寵太過，適足招災，所以可爲不爲。今我家已不如前，怎得再聯姻帝族？且爾只有一子，爲何棄諸楚國呢？」鮪不願從諫，竟爲子資娶得英女及楚獄一起，儵已早逝，明帝曾聞儵前言，且追懷舊德，令儵諸子俱得免坐。英嘗私錄天下名士，編成簿籍，內有吳郡太守尹興姓名，是簿被有司取入，按名逮繫。不但將尹興拘入獄中，甚且連掾吏五百餘人，俱執詣廷尉，嚴刑拷訊。諸吏不勝痛楚，多半致死。惟門下掾陸續，主簿梁宏，功曹闕勳，備受五毒，害得肌膚潰爛，奄奄一息，終無異詞。續母自吳中至雒陽，烹羹饋續，續雖經毒刑，却是辭色慷慨，未嘗改容。及獄吏替續母進食，續不禁下淚，飲泣有聲。獄吏詰問原因，續且泣且語道：「母來不得相見，怎得不悲？」獄吏本未與續說明，又

怪他何由得知？還要細問。續答道：「這義爲我母所調，故知我母必來。我母平日截肉，未嘗不方，斷葱以寸爲度，今見羹中如是，定由我母到此，親調無疑。」說至此，更涕淚不止。孝思可嘉獄吏乃轉達有司，有司具狀奏聞，明帝也不覺動憐，纔將尹興等一併釋放，使歸原籍，禁錮終身。雖得不死，痛苦已吃得够了。

顏忠王平，連坐楚獄，情罪最重，自知不能倖生，索性信口扳誣，竟將陸鄉侯耿建、朗陵侯臧信、護澤侯鄧鯉、曲成侯劉建等，一古腦兒牽引進去。四侯到庭對簿，俱云與顏忠王平素未會晤，何曾與謀？問官不敢代爲表白，還想將他誣坐。侍御史塞朗亦嘗與問，獨以爲四侯蒙冤，使他退處別室，再提平忠二人出訊，叫他說明四侯年貌，二人滿口荒唐，無一適符，朗遂入闕覆陳，力爲四侯辨誣。明帝作色道：「汝言四侯無罪，平忠何故扳引？」朗亦正容答道：「平忠兩人自知犯法不赦，所以妄言牽引，還想死中求生！」明帝又問道：「汝既知此，何不早奏？」離間誣獄朗答道：「臣雖察知四人冤情，但恐海內再有人告訐，故未敢遽行奏陳。」明帝不禁怒罵道：「汝敢首持兩端，麼？」一竟使氣說着，即迴顧左右道：「快將他提出去！」左右不敢怠慢，便牽朗欲出，朗又說道：「願伸一言而死，小臣不敢欺君，無非欲爲國持正罷了！」明帝道：「他人有否與汝同情？」朗答言無有，明帝復問道：「汝何故不與三府共商？」三府即三公府朗伸說道：「臣自知罪當族滅，不敢多去累人。」明帝問他何故族滅？朗復說道：「臣奉詔與訊罪犯，將及一年，既不能窮極姦狀，乃反爲罪人認冤，料必將觸怒陛下，禍且族滅，但臣終不敢不言，尚望陛下鑒臣愚誠，翻然覺悟，臣見快獄諸人，統說是妖惡不道，臣民共憤，與其失出，寧可失入，免得後有責言，因此問一連十問，十連百，就是公卿朝會，陛下問及得失，亦無非長跪座前，上言舊制大逆，應該懲及九族。今蒙陛下大恩，止及一身，天下幸甚，及退朝歸舍，口雖不言，却是仰屋歎息，暗暗呼冤，惟無人敢爲直陳，臣自知死罪，理在必伸，死亦無恨了。」明帝意乃少解，諭令退去。過了兩日，車駕親幸洛陽，按錄囚徒，得理出千餘人。時適天旱，俄而大雨，明帝亦爲動容，起駕還宮。夜間尚恐楚獄有冤，傍徨不寐，起坐多時，馬皇后問明情由，亦勸明帝從寬發落，於是多半赦免。

唯顏忠王平不得邀赦，竟在獄中自盡。侍御史寒朗，自悔監獄不嚴，就繫廷尉。明帝不欲窮治，只將朗免去官職，釋歸薛縣故鄉。任城令袁安，擢爲楚郡太守，蒞任時，不入官府，先理楚獄，查得情迹可矜，卽具奏請赦。府丞接吏，並叩頭力爭，謂縱容姦黨，應與同罪，斷不宜率爾上陳。安奮然道：「如有不合，太守願一身當罪，決不累及爾曹！」也是一條硬漢。

到了覆讞下來，果皆許可，得全活四百餘家。明帝且下詔大赦，凡謀反大逆，及諸不應有諸囚犯，盡令免死，許得改過自新；一面敬教勸學，尙德禮賢。凡皇太子及王侯公卿子弟，莫不受經。又爲外戚樊氏、郭氏、陰氏、馬氏諸子立學南宮，號爲四姓小侯，特置五經師，講授經義。他如期門羽林諸吏士，亦令通孝經章句。此風一行，人皆向學，連匈奴亦遣子肄業，願沐陶鎔。義士如范式、李善等，俱由公府辟舉，破格錄用。

式字巨卿，山陽人氏，少游太學，與汝南人張劭爲友。劭字元伯，游罷並告歸鄉里，式與語道：「二年後擬過拜尊親。」劭當然許諾。光陰易過，倏忽兩年，劭在家稟母，請具饌候式。母疑問道：「兩年闊別，千里結言，難道果能踐約麼？」劭答道：「巨卿信士，必不誤期。」母乃爲備酒餐，屆期果至，升堂拜飲，盡歡乃去。已而劭疾不起，同郡人郭君章、殷子微，日往省視，劭歎息道：「可惜不得見我死友！」子微聽了，却忍耐不住，便問劭道：「我與君章，盡心視疾，也可算是死友了，今尙欲再求何人？」劭嗚咽道：「君等情誼，並非不厚，但只可算爲生友，不得稱爲死友。若山陽 范巨卿，方可爲死友哩！」郭殷兩人，未曾見過范式，並覺得似信非信。越數日，劭竟告終，時式已爲郡功曹，夢見劭玄冠垂纓，曳履前呼道：「巨卿某日我死，某日當葬，君若不忘，能來會葬否？」式方欲答言，忽然驚覺，竟至泣下。翌日具告太守，乞假往會。太守不忍拂意，許令前往。式卽素車白馬，馳詣汝南，劭家已經發喪，柩至墳旁，重疊逾恆，不肯進穴。劭母撫棺泣語邀：「元伯莫非另有他望麼？」乃暫命停柩。移時見有單車前來，相距尙遠，劭母卽指語道：「這定是范巨卿！」又素車已近，果然不謬。式至柩前，且拜且祝道：「行矣元伯！死生異路，永從此辭！」寔是十二字，已令人不忍卒讀。衆聞式言，並皆泣下。式卽執紼引柩，柩已改重爲輕，當卽入穴。式又留宿墳間，替他監工，待至

慕成，並爲栽樹，然後辭去。如此方不愧死友。

後來式又詣洛陽，至太學中肄業，同學甚衆，往往不及相識。有長沙人陳平子，與式未通聲氣，却已知式爲義士。一夕罹疾，服藥無效，逐日加劇，勢且垂危。妻子含淚侍側，平子歎歎與語道：「我聞山陽范巨卿，信義絕倫，可以託死。我歿後，可將棺木舁置巨卿戶前，必能爲我護送歸里，汝切勿忘。」言畢再強起作書，略說旅京得病，不幸短命，自念妻弱兒幼，未能攜柩歸籍，素仰義士大名，用敢冒昧陳請，求爲設法。倘得返葬首邱，存歿均感云云。書既寫就，囑妻使人送與范式，擲筆即逝。妻子依囑辦理，式方出門，未遇使人，至事畢歸寓，見門前遺置棺木，已覺驚異，及入門省視案上，拾得平子遺書，展開一周，竟至平子寓所，替他妻子安排。令得引柩回家，且親送至臨湘，距長沙止四五里，乃將平子原書取出，委諸柩上，哭別而去。平子尚有弟兄，聞知此事，亟往追尋，那范式已早至京師，不及相見了。此事比前事尤難。長沙官吏也有所聞，因乘掾屬上計時，漢制郡國州縣每歲應入呈計簿，故稱上計。表奏范式行狀，三公爭欲羅致，馳書徵召，式尚不肯起。嗣經州吏舉爲茂才，方纔詣闕受官，累遷至荊州刺史。式既到任，行巡至新野縣，縣吏當然相迎。前有導騎一人，僂僂前來，式似曾相識，就近審視，確是同學友孔嵩，便把臂與語道：「汝莫非孔仲山麼？」仲山係嵩表字，嵩南陽人，家貧親老，特隱姓埋名，爲新野縣傭卒，至此不便再諱，只好直認。式復歎息道：「爾我嘗曳裾入都，同游太學，我蒙國厚恩，位至牧伯，爾乃懷道隱身，下儕卒伍，豈不可惜？」嵩笑答道：「侯嬴長守賤業，例：嬴係戰國時魏人，年七十爲大梁門卒，信陵君聞名往聘，嬴不肯起。晨門自願抱關，見論語。孔子欲居九夷，士不得志，貧賤乃是本分，何足歎息呢？」也是一個志士。式敕縣吏派人代嵩，嵩以爲受傭未畢，不肯退去。及式還官舍，當即上登薦牘，未幾即由公府辟召。嵩就徵赴都，途次投宿下亭，有數盜前往竊馬，聞知爲嵩，所乘互相責讓道：「孔仲山乃南陽善士，怎可盜他坐騎呢？」盜亦有道，遂將馬送還，當面謝罪。後來式遷廬江太守，嵩亦官至南海太守，並有循聲可見得義士所爲，窮達不移，正自有一番德業哩。就是李善亦南陽人氏，從前本爲李元家奴，建武中南陽患疫，元家

相繼病歿，惟孤兒續纔生數旬，家資却有千萬，諸奴婢互相計議，欲將嬰兒殺死，分吞財產。善獨力艱支，潛負續逃隱琅琊，親自哺養，乳竟流汁，得飼孤兒，歷盡許多艱苦，方得將續逐漸養成。續稍有知識，即奉善若嚴父，有事輒長跪請白，然後敢行。閭里都爲感化，相率修義。及續年十歲，善挈續歸里，訴諸守令，守令乃捕繫諸奴婢，一鞠即服，分別誅戮，仍將舊業歸續收管。嗣是善聲遠聞，時鍾離方爲瑕丘令，上書薦善，有詔令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，公府復引善入幕，委治煩劇，事無不理。因再遷至日南太守。善從京師赴任，道出南陽，過李元臺，預脫朝服，持鋤刈草，親治鼎俎，供諸墓前，跪拜垂涕道：「君夫人善在此！」及祭畢後，尚留居墓下，徘徊數日，然後辭去。既至日南，惠愛及民，懷來異俗，再調爲九江太守。途中遇病，倉猝壽終。續爲善持服，如喪考妣，後來亦官終河南相。以德報德，兩貽令名，豈不是行善有福麼？喚醒世人獨葉令王喬，具有幻術，每月朔望，嘗自縣詣闕入朝，獨不見有車騎相隨，朝臣竝驚爲異事。明帝亦爲動疑，密令太史伺喬蹤迹。太史覆稱：喬將至時，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，於是靜待鳧至，舉網拋鳧，變做一鳥，詔令尙方官名驗視，乃是前時賜給尙書官屬鳥，尙如新。尤奇怪的是，當喬入朝，葉縣門下鼓自能發聲，響徹京師。後來空中有一玉棺，徐降至葉縣大庭，吏人用力推移，終不能動。喬恍然曰：「想是天帝召我呢！」乃沐浴衣服，僵臥棺中。俄而屬吏就視，已無聲息。越日纔爲蓋棺，昇葬城東，土自成墳。是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，好是負重過甚，疲憊不堪。百姓益以爲神，替他立廟，號葉君祠。吏民祠禱，無不應驗。若有違犯，立致禍殃。或說他卽仙人王子喬，卽周靈王太子晉，相傳爲吹簫嶺，跨鶴昇天。是真是假，小子亦無從證實，但究不如范式、李善等人，可爲世法呢！小子有詩咏道：

淑世應當先淑身，子臣弟友本同倫；試看義士臨民日，不藉仙傳化自神。

還有高尚不仕的志士，也有數人待至下回再表。

廣陵王荆，與楚王英罪案相同，而楚獄獨連坐數千人，豈楚事更甚於荆事耶？荆有三十舉兵之曾，見諸史傳，諒必非後人

虛誣英則私造圖書，而鐫刻之爲何文，未嘗詳載，是荆之罪證已明。而英之罪證，尙有可疑。英死而案已可了矣。乃輒轉牽引，連累無窮。至寒朗拚生力辨，方得少回君意。何明帝之嫉視禁獄若此。意者其以英爲許氏所出，不若荆之爲同母弟歟。然以同母異母之嫌，意爲輕重，明帝亦未免不明矣。若范式李善，信義可風，爲古今所罕有，類敘以風後世，著書人固自有苦心也。

第二十七回 哀牢王舉種投誠 匈奴兵望營中計

却說東漢初年的高士，最著名的是嚴子陵。子陵已見前文。後來復有扶風人梁鴻，與妻孟光，偕隱吳中。鴻字伯鸞，父讓，嘗爲王莽時城門校尉，遷官北地，使奉少皞祭祀，遭亂病歿。鴻無資葬父，用席裹屍，草草瘞埋。後來受業太學，博通經籍，因落魄無依，不得已至上林苑中替人牧豕，偶然失火，延及鄰居，當即過問所失，用豕作償。鄰主人尙嫌不足，乃願爲作傭，服勞不懈。鄉間耆老見鴻非常人，免不得代爲氣忿，交責傭主。傭主人始向鴻謝過，將豕還鴻。鴻不受而去，仍歸扶風。里人慕鴻高義，爭與議婚。鴻一一辭謝。惟同縣孟氏有女，年已三十，體肥面黑，力能舉臼，嘗擇配不嫁。父母問爲何因，女答說道：「須得賢潔如梁伯鸞，方可與婚。」貌陋而心獨明。父母聞言，便託人代達女言，傳入鴻耳。鴻喜得知己，就向孟女家納聘。女既許字，即預製布衣麻屨，及筐筥織績等具，及吉期已屆，不得不盛飾前往。相處七日，鴻不與答言。孟女乃跪請道：「妾聞夫子高義，擇偶頗苛，妾亦謝絕數家，今得爲夫婦，兩意相同，乃七日不答，敢不請罪。」鴻方與語道：「我欲得布衣健婦，俱隱深山，今乃著綺羅，敷粉黛，豈鴻所願。」鴻所以不便與親昵。孟女道：「夫子深甘高隱，妾自有衣服預備，何必勞心。」說着，即退入內室，不消片時，已將盛飾卸盡，改易布衣椎髻，操作而前。鴻大喜道：「這纔不愧爲梁鴻妻，能與我同志了。」因名孟女曰光，字曰德曜。同居數月，毫無間言。孟光獨發問道：「妾聞夫子欲隱居避世，今奈何寂然不動，莫非欲低頭相就麼？」鴻從容答道：「我正欲

徙居哩！一面說，一面即擗擔行李，搬入霸陵山中耕織爲業，琴書自娛。暇時搜集前代高士，如四皓以來二十四人，共爲作頌，藉以爲勵。四皓，隱居商山，見前漢演義。後來復隱姓改名，與妻子避居齊魯間，轉適吳中，依居富家。舉伯通廬下，替人賃舂，每日歸餐，孟光已具食以待，不敢在鴻前仰視，舉僕相餉，案與眉齊。事爲臧伯通所聞，不禁詫異道：「彼既爲人作傭，能使妻相敬如此，定非凡人。」乃邀鴻在家食宿，鴻得閉門著書，共十餘篇。已而病劇，始將真姓名相告，且出言相託道：「我聞延陵季子曾葬子贏博間，不歸鄉里，亦願舉此相託，幸勿令我子奔喪回鄉。」伯通面爲許諾。及鴻已歿，伯通爲尋葬穴，至吳要離塚旁，得有隙地，便欣然道：「要離烈士，伯鸞清高，可令相近，地下當不致岑寂了。」恐怕是志趣不同。安葬已畢，孟光挈子拜謝，仍回扶風去訖。鴻有友人高恢，少好黃老，嘗隱居華陰山中，與鴻互相往來，及鴻東遊思恢，嘗作詩云：「烏嚶嚶兮友之期，念高子兮懷懷思。想念恢兮爰集茲，嗣終因道遠音稀。」不復相見，恢亦終身不仕，相繼告終。還有扶風人 井大春，單名爲丹，少時亦在太學受業，通五經，善談論，京中人相語云：「五經紛綸，井大春。」建武末年，沛王 輔等留居北宮，皆好賓客，遣使請丹，並不能致。信陽侯陰就爲陰皇后弟，向五王求錢千萬，謂能使丹應召。五王即出資相給，陰就却暗囑吏役出丹，不意把他強劫至府，故意用菜飯餉食。丹推案起立道：「丹以爲君侯能供甘旨，故強邀至此，奈何如此薄待呢？」就聞言後，乃改給盛饌，並親自陪食，食畢就起，左右進輦。丹從旁微笑道：「夏桀常用人駕車，君侯豈也願爲此麼？」兩語甫畢，盈庭失色。就不得已用手揮輦，徒步趨入，丹亦揚長自去，卒得壽終。這且不消細敘。

且說明帝在位十餘年，國家方盛，四海承平，只有汴渠歷年失修，常患河溢，兗豫百姓屢有怨咨。明帝意欲派員修治，適有人薦樂浪人 王景，善能治水，乃召景詣闕，令與將作謁者官名 王吳、調發兵民數十萬，往修汴隄。汴渠自滎陽東偏至千乘河口，延袤約一千餘里，王景量度地勢，鑿山開澗，防遏要衝，疏決壅積，每十里立一水門，使水勢更相迴注，不致潰漏。於是修築隄防，得免衝激，好容易繕工告竣，已是一年有餘，糜費以百億計。但東南漕運，全

續汴渠，從前河汴合流，水勢泛濫，運船往往出險，至王景監工修治，分洩河汴水道，漕運方可無憂了。是時哀牢夷脅柳貌，率衆五萬餘戶，乞請內附，明帝當然照准，遣使收撫，乘便勘驗地形。哀牢先世有婦人沙壹，獨居牢山，捕魚爲生。一日至水中捕魚，偶觸一木，感而成孕，產下男孩十人，忽水中木亦浮出爲龍，飛向牢山，九孩駭走，一孩尚未能行，背龍坐着，龍伸舌舐兒，徐徐引去。沙壹時亦驚避，待龍去後，返覓十孩，却是一個不少，惟幼孩從容坐着，毫不慌張。沙壹係是蠻人，聲同鳥語，常謂背爲九，坐爲隆，因名幼孩爲九隆。語近荒誕。後來諸孩長大，九兄以幼弟爲父，所詆必有吉徵，乃共推爲王。可巧牢山下有一夫一婦，生得十女，適與沙壹十兒相配，遂各娶爲妻室。真是無巧不成話。輾轉滋生，日益繁衍。九隆迴溯所生，不忘本來，因令種裔各刻畫身體，狀似龍鱗，且背後並垂一尾，綴諸衣上。到了九隆病死，世世相繼，遂就牢山四面分置，小王隨地漁獵，逐漸散處。惟與中國相距甚遠，未嘗交通。至建武二十三年間，哀牢王賢栗，督率種落，乘筏渡江，擊鄰部鹿箐。鹿箐人不及預備，多被擒獲，不意天氣暴變，雷雨交作，大風從南方刮起，撼動江心，水爲逆流，翻涌至二百餘里，筏多沈沒。哀牢人溺死數千名，賢栗心尚未死，再遣六部會進攻鹿箐。鹿箐部曾正擬興兵報怨，聞得哀牢又來擾境，當即傾衆出戰。這番接仗，與前次大不相同，鹿箐人個個憤激，個個勇敢，殺得哀牢部衆東倒西歪。哀牢六王不知兵法，還想與他蠻鬥，結果是同歸於盡。殘衆搶回屍骸，分別埋葬，當夜被虎發掘，把屍骸一頓大嚼，食盡無遺。賢栗得報，方纔驚恐，召集部衆與語道：「我等攻掠邊塞，也是常事，今進擊鹿箐，偏遭大譴，摧殘至此，想是中國已有聖帝，不許我等妄動，我等不如通使天朝，願爲臣屬，方算上策。」大衆齊聲應諾。乃於建武二十七年間，率衆東下，至越雋太守鄭鴻處乞降。鴻當即奏聞，有詔封賢栗爲哀牢王，令他鎮守原地。嗣是歲來朝貢，到了永平十二年，哀牢王賢栗早死，嗣王叫做柳貌，又挈五萬戶內附，明帝遣使勘撫，得接覆報，遂決議建設郡縣，即將柳貌屬境，分置哀牢、博南二縣，罷去益州西部都尉，特置永昌郡，并轄哀牢、博南。始通博南山，度蘭滄水，惟山深水湍，跋涉維艱，行人多視爲畏途，嘗作歌云：「漢德廣，開不賓，虔博南，越蘭津，度蘭

滄爲他人。中國人素憚冒險，即此可見一斑。歌謠雖是如此，但往來使人，每歲不過數次，卹也無甚關礙。再加西部都尉

鄭純調任永昌太守，爲政清平，化行蠻貊，自哀牢王柳貌以下，各遵約束，歲貢維謹，西南一帶，帖然相安，不在話下。

惟北匈奴陽爲修和，陰仍寇掠，迴應三十三回。僕射耿秉，耿秉從子屢上書請擊北匈奴，明帝尙不欲遣討，令顯親

侯寶固及太僕祭彤等商議進止。衆議以爲應遣將出屯，相機進取。明帝乃拜耿秉爲駙馬都尉，副以騎都尉秦彭

寶固爲奉車都尉，副以騎都尉耿忠，耿忠從子並爲置從事司馬，出屯涼州。轉瞬間已是永平十六年，耿秉等急欲邀功，

奏請出塞北伐，明帝因命祭彤出征，使與度遼將軍吳棠、徵集河東西河羌胡各兵，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，出高闕

塞，再遣寶固、耿忠、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，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，出酒泉塞。耿秉、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兵，及羌

胡萬騎，出居延塞。騎都尉來苗、護烏桓校尉文程，率太原雁門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各郡兵馬，及烏桓鮮卑兵萬

餘騎，出平城塞。四路兵共伐北匈奴。竊問耿忠行至天山，適與北匈奴西南呼衍王相過，一番交綏，斬首至千餘級，

追殺至蒲類海，取得伊吾廬地，特置宜禾都尉，留吏士屯田伊吾廬城。耿秉、秦彭襲擊北匈奴南部勾林王，頗有殺

獲，進至絕幕六百餘里，直抵三沐樓山，四望無人，乃收兵南歸。來苗、文程至勾河水上，虜皆奔走，無從截奪，也即退

回。祭彤與吳棠與南匈奴左賢王信，出高闕塞，馳行九百餘里，不見一虜，只前面有一山相阻，山勢不甚高峻，信卹指

爲涿耶山，說是岡巒迴阻，不便前進，因勒馬下寨，好幾日不聞動靜，只好却還。其實由信與祭彤，兩不相合，所以妄

言誤事。嗣經朝廷察覺，說棠與彤逗留畏懦，將他革職，召還繫獄。彤係故征虜將軍祭遵從弟，素性沈毅，屯邊有年，

信及外夷，此次坐罪被繫，當然有人替他救解，不過數日，便即釋出。彤且慙且恨，竟至嘔血不止，臨終囑語諸子道：

「我蒙國厚恩，奉命出征，不能立功報國，死且懷慙，從前所得賜物，理應一律呈還，汝等能承我志，當自詣軍營，效

死戎行，聊補我恨。」言訖遂逝。這恨無窮。長子逢依囑上簿，具呈遺言，明帝已知彤忠誠，再擬任用，陡聞彤病重身亡，

不勝驚悼，因召逢入見，詳問乃父病狀，悲嘆不已，撫卹有加。及彤葬後，次子參遵父遺命，投入奉車都尉寶固營中，

隨征車師，後方另表。烏桓鮮卑，統慕祭形威信，有時使人入京，每過彤塚，必拜謁號泣。遼東吏民，因彤前爲太守，却寇安邊，追懷功德，特爲立祠致祭，四時不懈。生雖失榮，死俱含哀，可見公道尙存，雖死猶生呢？好作後人榜樣。

是年秋季，北匈奴復大舉入寇，直指雲中。太守廉范督率吏士出城拒敵。吏見虜衆勢盛，恐自己兵少難支，乃請范回城保守，移書他郡求援。范微笑道：「我自有一却敵的方法，何用多憂！」說着，遂令軍士安營靜守，不准妄戰。好在虜兵初至，倒也有意休息，未嘗相逼。俄而日暮，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，三頭點火，環遶營外，好似有千軍萬馬，趨集攏來。虜兵遠遠望見，總道是漢兵救至，不禁惶駭，正擬待旦退兵，不防漢營中已揚旗鳴鼓，出兵前來。那時不知有多少兵馬，還是走爲上計，一聲譁噪，棄營盡走，却被范驅殺一陣，送脫了幾百顆頭顱。尙恐漢兵追逼，狼狽急奔，甚至自相踐踏，傷亡至千餘人。嗣是不敢再向雲中。范字叔度，係杜陵人，世爲邊郡牧守。獨范父客死蜀中，范年十五，聞訃哀慟，往迎父喪。蜀父太守張穆爲范祖廉丹故吏，厚資贖范，一無所受，攜輿東行，路過葭萌，載船觸石，竟致破沒。范兩手抱柩，隨與俱沉。幸由旁人憐范孝義，併力撈救，纔得免死。柩亦撈起，昇歸安葬，乃詣郡求學。師事博士薛漢，終得成名。旣而薛漢連坐楚獄，伏法受誅。楚獄見前回。故人門生，莫敢過問。惟范收屍殮葬，爲有司所奏聞。明帝大怒，召范入責道：「薛漢與楚王同謀，交亂天下，汝不與朝廷同心，反敢收殮罪人，難道不畏王法麼？」范叩頭道：「臣自知無狀，但以爲漢等受誅，身已伏辜，屍骸暴露，臣與漢誼屬師生，不忍膜視，因此草草收殮，罪當萬死！」明帝聽着，怒亦少平，因復問道：「卿是否廉頗後人，與前右將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關係否？」范答道：「襄係臣曾祖，丹係臣祖考呢？」明帝嘆道：「怪不得有此膽量，朕嘉卿知義，權寬卿罪！」范乃叩謝而退。孝義可風，故特詳敘。

自是義聲益著，得舉茂才，再遷爲雲中太守，却敵有功，名揚中外。嗣復歷任武威、武都二郡太守，隨俗化導，並有政績。再調守蜀郡。蜀俗尙詞辯，互訟短長，范每以醇厚相勸，禁止告訐。成都民物豐盛，邑宇逼仄，舊制禁民夜作，冀免火災。百姓更相隱蔽，屢兆焚如。范撤銷舊令，但嚴令儲水，火一觸發，得水卽滅。百姓稱便，乃謳歌范德，編成

數語云：「廉叔度，來何暮？不禁火，民安作，平生無襦今五袴！」范在蜀數年，坐事免歸，居家考終。先是范與洛陽人慶鴻爲刎頸交，始終不渝，時人謂前有管鮑，管仲鮑叔後有慶廉，慶鴻亦慷慨好義，位至琅琊會稽二郡太守，所至俱有政聲，不消絮述，會由益州刺史朱輔報稱白狼王唐菆等蒙音蓋慕化歸義，獻上歌詩三章，重譯以聞。明帝頒下史官，備錄歌詩，第一章是遠夷樂德歌，歌云：

大漢是治，與天意合，吏譯平端，不從我來，聞風向化，所見奇異，多賜綰布，甘美酒食，昌樂肉飛，屈伸悉備。蠻夷貪薄，無所報嗣，願主長壽，子孫昌熾！

次章爲遠夷慕德歌，歌云：

蠻夷所處，日入之部，慕義向化，歸日出主，聖德深恩，與人富厚，冬多霜雪，夏多和雨，寒溫時適，部人多有涉危歷險，不遠萬里，去俗歸德，心歸慈母。

末章爲遠夷懷德歌，歌云：

荒服之外，土地磽确，食肉衣皮，不見鹽穀，吏譯傳風，大漢安樂，攜負歸仁，觸冒險陁，高山岐峻，緣崖礧石，木薄發家，百宿到洛，父子同賜，懷抱匹帛，傳告種人，長願臣僕！

白狼以外，又有槃木等百餘部落，俱在西南塞外，素與中國不相往來，至此皆舉種稱臣，奉獻方物。端的是東都昌盛，不讓西京，小子有詩詠道：

袁牢內附白狼歸，萬里蠻荒仰漢威，讀罷夷歌三疊曲，炎劉火德慶重輝。

南夷既已歸附，乃更從事西戎，又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英雄，底定前功，欲知此人爲誰，待至下回發表。

袁牢爲西南夷之一部，龍種之說，實屬訛傳，彼夷人未知文教，數典忘祖，故誕言以誇示部衆耳。班固雖援有聞必錄之例，但以訛傳訛，愈足滋惑，近儒儒中國無僭史，說雖過甚，要亦不能無譏。歷代史家，首推遷固，彼且如此，遑論自鄒以下乎？蔡邕等

四路出兵，無功而返，彫竟因此坐罪，嘔血致死，論者惜之。廣范獨以寡擊衆，有却敵之大功，而且歷任郡守，迭著循聲，此正當爲褒揚，風勵後世。較諸梁鴻井春諸人，第知正己，未及正人者，固尤爲有關世道也。

第二十八回 使西域班超焚虜 禦北寇耿恭拜泉

却說奉車都尉竇固，前與諸將出討北匈奴，他將俱不得功賞，獨固軍至天山，斬獲頗多，加位特進。固本前大司空竇融從子，父友曾受封顯親侯，友歿，固嗣。又曾向湟陽公主顯榮無比。明帝因他舊住河西，熟悉邊情，所以委令北伐。及天山戰勝，功出人上，復有詔令耿秉諸將，並受固節度。固得有專閫權，遂欲踵行漢武策，招撫西域，截斷匈奴右臂，用夷制夷。當下派使西行，特選出一個智勇深沈的屬吏，令與從事郭恂同往西域。這人爲誰？乃是故文吏班彪少子超。彪擅長文辭，官至望都長而終。長子固，字孟堅，九歲即能屬文，及年已成人，博通書籍，所有九流百家諸言，無不窮究。明帝召詣校書部，使爲蘭臺令史，撰述史傳，有弟名超，字仲升，少有大志，不修細節，當兄固應詔時，自與母隨入都中，至官署中充作書傭，終日勞苦，所得寥寥，嘗投筆憤慨道：「大丈夫無他志略，尙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，博取侯封，怎能鬱鬱久事筆墨間呢？」傳：張立功，見前演義。左右聽了，都不禁暗笑。超奮然道：「小子怎知壯士志，奈何笑人？」男兒當自強。既而與相士鼓談，問及將來窮達，相士道：「今日一布衣，他日當封侯萬里。」超笑問原因，相士指超面道：「君燕頤虎頸，飛行食肉，這就是萬里侯相呢！」未幾果得朝廷特詔，令超與兄固同官，亦拜蘭臺令史。就職年餘，又復因事免官，獨竇固器重超，才殷勤款接，及出握兵符，遂調超爲假司馬。前次超與郭恂共破焉耆，超嘗執戈前驅，得勝回營，事見前回。至此與郭恂同使西域，奉令即行。

自超武途修文，固武不願用兵，西域一帶，由他自主。因此車師鄯善等國，又去依附匈奴。見二十一回。莎車王賢，

恃強用兵，併吞于寘大宛諸國，使部將君得率兵監守。于寘遣將休莫霸，收合餘衆，攻殺君得，自立爲王。莎車王賢，當即大憤，督領諸國數萬人，往攻休莫霸。偏又爲休莫霸所敗，傷亡過半，賢脫身走歸。休莫霸進圍莎車，身中流矢，方纔退兵，途次隕命。國相蘇榆勒等，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。時龜茲王則羅，爲國人所殺，則羅本莎車王賢少子，國人既敢殺死則羅，當然不服莎車。龜茲爲莎車所併，亦見二十三回。又恐莎車往攻，索性聯屬匈奴，先擊莎車。兩下裏爭戰不休，互有殺傷。于寘王廣德正好乘他疲乏，使弟仁督兵萬人，直逼莎車城下。莎車王賢連被兵革，不堪再增一敵，沒奈何遣使出城，至廣德營中請和，願將已女配與廣德。廣德躊躇半晌，方纔允諾。待賢將女送交，便一擁而去。好容易過了一年，莎車城外復來了于寘兵馬，差不多有三四萬人。莎車王賢登城俯眺，遙見廣德押住陣後，跨馬揚鞭，指揮如意，乃高聲呼語道：「汝爲我女夫，無端與兵相犯，究欲何爲？」廣德答道：「正因王爲我婦翁，久不相見，所以前來問候。今願請王出城結盟，再修前好。」賢聽了此言，又似廣德無意構畔，但既欲修盟，爲何帶來許多人馬？當下狐疑不決，因向國相且運商議。且運忙說道：「廣德爲大王女婿，誼關至戚，何妨出見？」賢遂釋去疑團，坦然出城，廣德躍馬相迎，彼此問答，未及數語，忽由廣德一聲暗號，突出壯士數十名，擁至莎車王賢馬前，把賢拖落馬下，捆綁起來。賢尚想且運出救，那知且運正私召廣德，叫他前來捉賢。一見廣德得手，便大開城門，納入于寘兵馬，趁勢將賢妻子一併拏下。當即由廣德留下將士，與且運同守莎車，自押賢等歸國。未幾竟將賢殺死。大約是妝奩未足，故將頭顱贈送。

匈奴聞莎車被滅，恐廣德乘此強盛，將爲己害，乃徵發龜茲焉耆尉黎等國騎兵，得三萬人，統以五將，合圍于寘。廣德料不能敵，遣使乞降，並出長子爲質，每歲貢給園絮等物。匈奴乃退，另立莎車王賢子齊黎爲莎車王。廣德心憚匈奴未敢與爭，惟西域諸國要算廣德最強，次爲鄯善國王。鄯善自服屬匈奴後，國內無事。見二十一回。

嗣王廣休養生息，勢亦日昌。班超與郭恂等先到鄯善，國王廣却殷勤款待，禮意甚周。越數日忽漸疎懈，超密

語吏屬道：「諸君可知鄯善薄待麼？我想鄯善王廣，必因有北虜使來，未識所從，故禮不如前。智士能明幾知微，況已情迹昭著呢？」道言甫畢，適有鄯善役使來餉酒食，超故意問道：「匈奴使來已數日，今在何處？」鄯善本諱莫如深，不意被超一口道破，還道超已有所聞，只好和盤說出。超將役使留住，閉門不放，滯集吏士三十餘人，與其飲酒，酒至半酣，盛然語衆道：「卿等與我共來絕域，本欲建立大功，邀取富貴，今虜使纔到數日，國王廣禮意寢衰，倘彼見我夷屬寥寥，出兵拘拏，械送匈奴，恐我等骸骨，徒爲豺狼所食，奈何？奈何？」吏士聞言，俱愁眉相答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只得甘苦同嘗，死生願從司馬。」這將不如激將超奮起道：「不入虎穴，怎得虎子？爲今日計，唯有乘着昏夜，火攻虜使，彼不知我等多少，定然驚駭，我若得將虜使擊斃，鄯善自然膽落，功成名立，在此一舉了！」大衆聽着，又覺得危疑起來，半晌纔說道：「請與郭從事熟商！」超瞋目道：「吉凶決在今夜，郭從事係文俗吏，聞此必恐，一或謀洩，反致速死，如何算得壯士呢？」仍是激將衆見超面帶怒容，未免懾服，乃廣從超計。超卽命吏士整束停當，待至夜半，率衆三十餘人，徑奔匈奴使營，可巧北風大起，吹徹毛骨，衆且前且却，尚有懼容。超與語道：「這正是天助成功，儘可放膽前行，無容顧慮！」說着，遂令十人持鼓，透出虜帳後面，且密囑道：「如見有火光，卽當鳴鼓大呼，萬勿失約！」十人領命去訖，又使二十人各持箭械，潛至虜帳，夾門埋伏。超自率數騎，順風縱火，前後鼓噪聲同時響，應虜使從夢中驚醒，走頭無路，僕從越加惶怖，頓致大亂。超首先突入虜營，格斃三人，吏士一擁齊上，竟將虜使擊斃，並殺虜使隨兵三十餘人，一面縱火焚營，把虜衆百餘名，一齊燒死。時已天明，超率衆返告郭、恂，恂方得聞知，不禁大駭。真是飯桶既而俯首沈吟，超已知恂意，舉手與語道：「從事雖未同行，但休戚與共，超亦豈欲獨擅己功？」恂乃心喜，面有懼容。因人成事，還想分功超卽召鄯善王廣，取示虜使首級，廣嚇得面色如土，再經超宣漢威德，叫他從今以後，勿得再與北虜交通，否則虜首可作榜樣，幸毋後悔。廣連忙伏地叩頭，唯唯聽命，遂納子爲質，隨超還報。竇固大喜，具陳超功，并請選使再撫西域。明帝覽奏，欣然說道：「智勇如超，何不再遣，還要派什麼別人？」當下拜超爲軍

司馬，令他續成前功。寶固奉命，因復遣超西往于寘，并欲撥兵爲助。超答道：「于寘國大路遙，就使帶兵數百，亦不足濟事，反多爲累。超但將前時從行三十六人，往彼宣撫，相機處置，便已敷用了。」言畢遂行。

好多日纔抵于寘。于寘王廣德，雄視西域，雖嘗接見超等，却是傲然自若，不甚敬禮，且召巫入問向背，巫假意禱神，費了許多做作，方張目說道：「神有怒意，謂于寘王何故竟欲向漢？漢使有驕馬騎來，可取以祠我！」廣德素來迷信，即使人向超求馬，超已偵得巫言，謂須巫親自來取，巫竟如言趨至，超不與多言，突拔佩刀劈巫，霎然一聲，巫首落地，有碑有識，便持了巫首，進示廣德，且將前時制服都善情形，當面陳述，令廣德自擇進止。廣德驚出意外，派人調查都善，果有虜使被殺，遣子入質等情，乃亦決計附漢，不屬匈奴。匈奴本有將吏留守于寘，監護廣德，廣德即暗地發兵，攻殺匈奴將吏，攜首獻超。超隨身帶有金帛，當即出贈廣德，與廣德以下諸官屬，夷人素性貪利，得了餽遺，自然額手相慶，願聽約束。于寘都善爲西域望國，兩國既已歸漢，餘國多半聽從，依次遣子入侍。西域與漢絕交，已有六十五年，至此乃復與漢往來，奉漢正朔。獨龜茲王建，爲匈奴所立，未從漢命，並據有天山北道，攻殺疏勒王，另使龜茲貴人兜題爲疏勒主。疏勒在于寘西北，超意欲襲取，就從間道入疏勒境，先遣從吏田慮往撫兜題，撥吏士十餘人隨往，臨行囑慮道：「兜題非疏勒種，國人必不用命，卿前去招撫，若彼不即降，可乘虛執取，切勿有誤！」慮也有幹略，應聲即往到了兜題所居的槃橐城，報名進見，兜題却無降意，語多含糊。慮見他衛卒寥寥，即回引從士，搶步上前，立將兜題拖下，用繩捆住，兜題左右不過數人，沒一個前護兜題，統去躲閃一旁。慮得將兜題牽出，飛馳白超，超亟往疏勒，盡招該國將吏，慷慨與語道：「龜茲無道，橫行劫殺，汝等正當爲故主報讎，奈何降虜？國人答以力不從心，只好緩圖。」超又說道：「我乃大漢使臣，來撫汝國，汝能從我號令，何患狡虜？現在故主有無遺裔，應該迎立爲王！」國人答言故主無子，只有兄子榆勒尚存，超即命迎入，使王疏勒，更名爲忠，國人大悅。當下牽入兜題，徧問大眾道：「此人可殺否？」衆齊稱可殺，超却喟然道：「殺一庸夫，有何益處？不如把他放還，使龜茲知大漢